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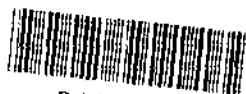


绝代飞龙

石龙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中国十大主题小说文库·侠义系列



0437466

绝代龙

古 龙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中国十大主题小说文库·侠义系列

绝代飞龙

古 龙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环境保护报社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8 印张 343 千字

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1—20000 册

ISBN7—5348—0671—2/L 266 定价 13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男人；武林中的男人，总是要被诛杀。不是被仇杀；就是被情杀。

又一个被杀的男人倒在了血泊中，血已流尽，两眼都没有闭，不瞑目的望着一付惨景……

女人，特别是好看的女人，总是被男人欺侮。

没闭眼的男人看着另一个强悍的男人在欺侮一个好看的女人，女人的衣服被抓掉，那强悍的男人象墙一样倒在了女人的身上……

墙又竖了起来，女人却再也起不来了。

他回头慢慢地走向原来有两个小男孩站着的地方，他本来是要杀了他们斩草除根的。可是，原来的地方什么也没有。一丝不安挂上了他那两块冲血的面皮……

江湖上出了个小煞星，杀人无算。

他的身边居然会有一个小少女，一个好看的小少女。

一代男人被杀，一代女人被欺侮。

又一代男孩将会变成男人，又一代少女将会变成女人。

武林总是如此没有休止。

九

神袖子诸一孚道：“这张字条是湖边上密探送来的。他说是今年纪很大的老叫化子交给他的，要他快点送交我们。”

空卓道：“这么一说，正是他老人家！”

诸一孚道：“你几时见过他？”

空卓这才把他和全强珠投宿古庙，遇着李钮坤的事，说了一遍，原来他回到洪泽湖后，并没有将此事告诉他师父师伯们。

诸一孚道：“你那本奇书叫什么名字？”

空卓道：“叫云纂天章。”

神袖子突然哈哈大笑道：“卓儿！难怪李前辈说你福缘不浅，他可曾跟你说过此书的来历么？”

空卓道：“李老前辈全都说过了”

诸一孚正色道：“你知道就是了！你如果能把这云纂天章，依式学好，将来你的造就，实在不可限量，但不可忘了本门派的宗旨，好自为之！”

空卓道：“弟子不敢！”

诸一孚道：“入山之事，我还得和你两位师父商量商量！将来长白龙门两派，都要在你身上发扬光大！不过你要和全姑娘俩个人先行准备准备！”

空卓心中虽然高兴，但表面上仍是唯唯称是，因为他在师伯面前，仍然不敢放肆。

诸一孚道：“你去吧！晚上我再告诉你！”

空卓应了一声，竟自退下，悄悄又走向大厅，那黑姑娘正在议事。

全强珠一见便跑出来道：“空哥哥！有事么？”

空卓道：“是一件喜事！”

全强珠道：“可以告诉人么？”

空卓笑道：“我不告诉你，还告诉谁？”

全强珠大喜，两人又一起走出大厅，来至松林之中，二人在一块大石上坐了下来。

全强珠问道：“空哥哥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大喜事？”

空卓道：“我师伯要我上山去练武。”

全强珠道：“你一个人去么？”

空卓摇摇头道：“不！让我俩个人去！”全强珠高兴得一拍手道：“是练那云篆天章上的功夫么？”

空卓道：“你说得一点也没有错。”

全强珠又问道：“他们怎么也知道了呢？”

空卓道：“

这是酒鬼李钮坤老前辈派人送张字条来。”

全强珠道：“那么我们几时动身呢？”

小飞龙道：“师伯要和我师父们商榷商量才能作最后的决定，可能今天晚上就会有消息了。”

全强珠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但愿我们能够早点走！”

空卓道：“珠妹！我们去练武，倒是一件很好的事，只是我有一事，放心不下。”

全强珠一惊道：“我们一走，还有什么事值得你放心不下的？”

空卓道：“我很担心我的弟弟。”

小飞龙空卓这倒说的是良心话，如今这世界上，只剩下他勾兄弟二人，怎么忍心再次分手。”

全强珠一时也找不，出一句安慰的话，只是坐在旁边看着小飞龙。

过一半晌空卓道：“珠妹！不是我不愿和你一起上山，实在我们兄弟二人，不应该再分开了！你想想看，我和他从小分开到现在，已经二十多年了，见面时根本就不让识了，多亏师伯说出其中内情，我俩个人才能相认，相聚在一起，现再行分手，叫我如何放得下心！”

全强珠低声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只是练武之事又怎么办？”

空卓叹道：“只有听从师伯吩咐啦。”

此际天已快近是午，深伙的大阳，特别红晕，照在全强珠的脸上，现出粉白的脸蛋和一个浅浅的笑窝，更增娇艳之容，使空卓对她生出翼常的感觉，不由呆呆的瞧着。

全强珠嫣然一笑道：“空哥哥，你看我做什么？”

空卓道：“你不是说不怕我看么？”

全强珠道：“你看的好奇怪，所以我就脸红了。”

空卓听了大笑道：“想不到你也有害羞有时候！”

全强珠眼睛转了两转道：“我们也该回去吃饭了，免得叫黑姐姐等着我们，怪不好意思的。”

二人于是回到大厅里吃过午饭，空卓回到房间去休息。

四侠皇甫环已早回房，一见空卓回来便道：“怪事！怪事！”

空卓被他说得一怔问道：“是什么怪事？”

皇甫环道：“那密陀僧手下，怎的毫无动静？”

空卓道：“是啊！我想其中定有什么诡计！”

皇甫环道：“敌人按兵不动，并非好兆，恐怕其中另有什么阴谋。”

空卓沉思关响，却未答话。

就在二人缄默不语之时，突然听到外面钟声大起，岭当之声不绝于耳，两人同时大吃一惊皆这钟声，乃是洪泽湖水寨中的紧急讯号，不到万分危急之时，绝不许妄打此钟。

四侠皇甫环翻身而起道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身形一晃，已向大厅奔去！

空卓随后赶上，当他二人到达之际，那厅内外，已集齐了白数十人，这些人全是总寨中一二流高手，那黑姑娘正站在木台上当从宣布说：“敌人已调齐了洪泽湖中所有的渔船，向本寨进攻，我们也得赶紧迎上去，截杀他们一阵！”

黑姑娘讲完，遂传命各寨，死守阵地，随时听候命令，出兵围攻，不得有误，她自己便带着江都六侠，及空氏兄弟，猩猩侠裘萍，神袖子诸量孚，赤手飞龙盖雄天，全强珠以及总寨高手数十人，齐向湖边赶去。

当他们到连水边之际，已一字排在水面。

黑姑娘请神袖子诸一孚，赤手飞龙盖雄天与猩猩侠裘萍，江都六侠，空氏兄弟等都在自己船上总寨各高手，各船上各分配六人，全强珠也站在她黑姐姐身侧。

黑姑娘一声令下，十二艘虎头大船，已开向敌船方位而去。声势浩大，旗旗招展，气派十足。

此际敌方数十艘渔船，大小不一，成为横队前进，一时湖上大小船只急驰，浪花翻滚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双方相距只有七、八丈远近，对方一艘大船前头上，站定一位老僧人，须眉如雪身着一只红袈裟，手持一根铁杖，年届七旬开外，却是神采飞扬。精神奕奕，毫无老能之相。

黑姑娘问诸方道：“六侠年说的藏僧首领，即是此人么？”

满天花雨褚方道：“正是！黑姑娘你再看看他真是一个汉人

么？”

黑姑娘点头道：“看他丰采肤色，正是个汉人，却不知他为何投入密陀僧的门下？”

二侠妙手空空何巧笑道：“天下之大，宇宙之奇，并非今日开始，我国虽称为文化之邦，其中当然仍有不少寡廉鲜耻，卖国求荣之辈，实已不足为奇！”

黑姑娘娇笑道：“二侠说得是，如宋之秦桧，唐之李林甫，岂非一流人物，这老僧人虽不曾谋国弄权，甘心卖国，但领导异族武林之非国，入侵国土，动武犯戒，其罪非小。”

黑姑娘虽是一声娇笑，但他那历孔，仍是冷冰冰的，丑陋已极，皆因她仍是带着假面具，这副假面具除去空卓知道而外，别人皆以为她生就的一张丑面孔。也都为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段抱屈。

他们边谈之间，双方的船，又已接近，只离三四丈远，双方船上人的面貌，已看得很是清楚。

此际对面大船上老僧人打一问讯道：“不知那位是首领，老僧这厢问讯了？”

黑姑娘冷冷的道：“不敢，小奴就是！不知大师劳师动众，光临敝寨，有何指教？”

老僧人哈哈一笑道：“我以为洪泽水寨的首领，定是一位功高干练之辈，却不知是一位年轻的姑娘，真是敬佩得很！”

黑姑娘面不改色，冷冷的道：“小女子虽然年幼无知，却生于文化之邦，大师远来东土，当有重要使命，何妨告知一二！”

那老僧面色一变，瞬又哈哈大笑道：“姑娘年纪轻轻，正是前途无量之时，老朽年纪老大，何必为意气而争，而失却礼数，明白的说，老衲此来，实有所取！”

黑姑娘道：“请高僧见告！”

那老僧双目急睁，射出两道毫芒，随又哈哈大笑道：“老衲此来，并非争强斗胜。实是有为而来。敝师说，只向贵寨借用两件东西，使用后仍然完璧归还，绝不食言无信，而貽笑于江湖，尚请姑娘三思！”

黑姑娘虽心中早已明白对方语中用意，但仍然故作不知，道：“大师父但说无妨，我辈同为武林道上人，如有可以磋商之处，小奴自当效劳！”

老僧笑道：“这正是贵寨主贤明之处，老衲衷心敬佩！敝家师说，贵寨中有两柄稀世奇珍的宝剑，一名翠薇，一名太虹。这本是贵寨之物，我们远居西藏，本不该无故干扰，只是事非得已，故敝师派老衲前来与贵寨主情商一借，事后定然归还，尚请女寨主准诺！”

黑姑娘冷冷一笑道：“原来大师乘舟渡湖，兴师来犯，是为了这两柄剑而来，不知大师有何海里已的苦衷，可否见告！”

老和尚微微一怔乃道：“敝家师欲往深山取一批物品，只是此批物品被岩封过久，掀之不能并，移之不能动，非得太虹翠薇双剑璧合，方能有效。敝家师派遣师兄弟们，分往各地打控，近日方知这两柄剑均落于贵寨之内，故不揣冒昧，派老衲前来向女寨主商借，暂用十天半月，事成之后，定当璧还。”

黑姑娘又问道：“但不知大师说的物品，究为何种物品，如此重要，跋涉数千里，逾越千山万水，荒野丛林，前来此地，显然欲取之物重为重要可否赐告？”

老和尚又是一怔道：“敝家师派老衲来时，只叫老衲向贵寨借剑，并未说深山之中究藏何物，老衲不知，寨主见谅！”

黑姑娘又是冷冷一笑道：“大师要借这两柄宝剑，确在本寨之中，只是并非本寨之物，借与不借，要问剑主，小奴不能自作主张，答允此事。”

老和尚又打了个问讯道：“不知是那两位？”

黑姑娘转身一指空卓和全强珠道：“宝剑就是这两位之物，大师可和他们商量，借与不借，小奴无法干涉，只是不得开罪他们，须知他们是敝寨的贵宾！”

老僧哈哈一笑，向空卓和全强珠一拱手道：“尚未请教二位上姓高名，失礼之至！”

空卓道：“无名之辈，岂敢有劳大师垂问。”

老和尚又是哈哈一笑道：“老衲此次东来，正是有求于二位，焉有不问之理！”

全强珠大眼一转道：“如果不允所求呢？”

老僧听了全身一震道：“老衲不远千里而来，登千山，渡万水，辛苦倍尝，姑娘年轻有为，心存慈悲，怎肯忍心拒老衲于千里外，况且老衲只是暂时借用，事成之后，必仍原物奉还，更当重谢姑娘，请姑娘多成全此事！”

全强珠冷冷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，我们中原豪杰之士，英雄之辈，一向与苗疆一带万不侵犯。井水不犯河水，根本谈不上什么商量余地！”

老僧一声大笑道：“姑娘如此说，那是不准备借给两柄剑了？”

全强珠道：“物各有主，主自有权，苟非吾有之物，则丝毫不取。岂可强人所难，兴师动众，名为借用，实是劫夺！”

老僧笑道：“姑娘这么一说，岂不是为难老衲了。想我们动身之时，敝家师一再叮嘱，此次前去，务必要将两柄剑借回，如不能完成任务，以犯师门规戒处之，因此老衲不能把剑借回，无法返藏复命，事出无奈，中仍冒险一途，尚请姑娘三思，成全老衲！”

空卓道：“大师所说，固然有理，但古语有言，君子不重人

之所难，天下无有派人借物，一定借妥之道理，显然有悖情理！”

老和尚哈哈一笑道：“阁下尚不知敝师之脾气，故出此言。”

全强珠气道：“大师父此种话语，与强借又有何区别？”

老和尚大笑道：“如果二位不允，那我今天只有强借一途了！”

空卓哼了一声道：“尚未请教大师法号？”

老和尚又是一笑道：“老衲惭愧得很，幼年也曾名振中原武林道上，人家皆叫我鼍子头陀，但不幸二十年前，却因一件事，便进入了异域之地！”

空卓正要问话，却听猩猩侠裘萍大笑道：“幸会！幸会！老朽往日也曾听过你的英名，后来却无故的失了踪，我还以为你早已死了，却未想到你居然会厚颜投靠异邦去了！”

鼍子头陀被他说得勃然变色道：“不敢动问这位可猩猩侠裘萍么？”

猩猩侠豪笑道：“正是！正是！你要借那太虹剑么，可先得问我老朽，因为那柄剑是我获得的，如今虽然交给全姑娘，但我仍然有权支配它！”

鼍子头陀哈哈一笑道：“这位姑娘说得对！看情形，老衲今天得强夺了！”

赤手飞龙盖雄天性子较急，不由怒恼道：“你以为厚颜投异，学得了几手三脚猫的功夫，就想横行中原，不屑一顾武林中人，真是痴心妄想，白费心机，你张开眼睛看看，在座的人，那一个不够你拚上三五百招，我看你还是早些返回藏，修真养性去吧！”

鼍子头陀环顾左右大叫道：“诸位师弟们听到了么？人家在笑我们啦！”

鼍子头陀此话一出，两边数十只小船，那百八十名藏僧，同

时吱吱喳喳一阵乱叫，原来他们全是说的藏语。

髡子头陀又大声叫道：“你们如果一定不借，老衲便要无礼了！”

黑姑娘冷冷的道：“你当心可别欺负的客人！”

髡子头陀一阵大笑道：“连你也算在内了！”

话刚讲完，双手一分一合，他两边的数十条小船，齐向水寨船只围了过来！

黑姑娘不动声色，仍是冷冷的道：“你一定不听劝告么？”

髡子头陀叫道：“老衲这么大的所纪，难道说还和你说话不成！”边说之间，双方的船只已纠缠在一起，厮杀拚斗起来，顿时喊杀之声不绝，刀枪相击，叮咣震耳，惊心动魄，水花四溅，一片金铁交鸣之声，响澈云霄。

髡子头陀就在两船相敌之际，伸手入怀，取出一面圆形镜子，这面镜子并不太光亮，似是用青铜制成。微微发光，就在他将青铜镜取出向上一举之际，那些名藏僧，也是每人沉出一面铜镜！原来那镜下装有一枚短柄，似乎是当作兵刃之用。

髡子头陀将青铜镜一晃，正要发言之时，突然听到当的一声。

众人齐吃一惊！此际早见小乞儿满天花雨褚方大笑道：“死秃驴你长得一副丑恶相，还想照什么镜子，让我为你超渡，超渡！”一声才了。又是两枚金钱，向髡子头陀打去。

原来刚才那当的一声，正是小乞儿的一枚金钱打在他的青铜镜子上，发出一下声响，弄的髡子头陀惊心动魄。

这一次髡子头陀晃眼间只见两道金光射来，右手急动，想用铜镜将金钱磕飞，那知他才举手间，两枚金钱顺着他的铜镜风势，竟首先转了弯，分向他笑腰，肩井两处穴道，猛然打去。

髡子头陀自恃武功高强，未加防备，此际一怔之间，猛的

一转身，虽然躲过了肩井一穴，腰部的僧衣，却被金钱穿通了一个孔。

他已是名震江湖上的人物，在密陀僧人门下，觉得上是一流高手，岂肯在众人面前丢脸，在一个貌不压众名不见经传的小孩之手，不由他勃然大怒，青铜镜一收一发之间，已向小乞儿当头砸下。

鼍子头陀功力非同凡响，他这一出招，竟然是疾风飒然，劲道不小。

小乞儿是小功夫有余，硬功内力不足，也想不到对于发动攻击能如此之快，一惊之下，怎敢硬接硬拼，急忙扭转身形，闪到独脚天神郝天宝身后。

郝天宝猛喝一声，双掌齐出，打出一股强力的劲风，抵住对方功力，两力相接，只听嘭的一声大响，双方的船只，同时向后退了三尺余远，水面震起微波。

这一招过后，双方在场的人，同时吃了一大惊，皆因鼍子头陀与独脚天神同是武林中出类拔萃的人物，双方的功力，平时罕逢对手，此时一较量，才看出势均力敌，半斤八两，都是大感诧异之至。

二侠妙手空空何巧笑道：“这和尚小巧不足，却是功力有余，让我来和他对几招！”右手一闪一翻间，已抽出腰间的旱烟管，磨马穿档，就是一招仙猿偷桃之势，向鼍子头陀的下档点去。

妙手空空这一招用得可是阴损之极。

五侠苏盈盈与黑姑娘齐是看得微哂之下，掉转头去。

全强珠大声叫道：“打得好！”

空卓看了她一眼。

全强珠道：“空哥哥！我说错了么？”

空卓道：“你不懂，我不怪你！”

全强珠一笑道：“我看见他，出手时却是干净俐落么！”

空卓道：“有些事情，女孩子不可出口的，你要记住了，免得留些话柄给别人。”

就在他们俩人谈话时，那鼍子头陀已将何巧的旱烟管拨开，青铜镜劈面一招，打向妙手空空的面前打去。

何巧大叫道：“不得了！打死人了！”身形一矮，竟奔到对方的船上。

鼍子头陀哈哈一笑道：“师弟们，逮着他！他既然前来送死，就不要再放过他！”

青铜镜一扬之间，又问小乞儿的顶盘打去。

褚方了大叫一声道：“得啦！得啦！小要饭的要归西天了，再也不在人间分饭了，我要到西天如来佛爷面前去告你这恶僧一状！叫你这恶僧永无翻身之日！”他身形一蹲，让过对方攻来的青铜镜，双手一挥，连连打出十枚金钱，齐向鼍子头陀身前各处要害打去。

鼍子头陀绝未想到小乞儿身手如此轻巧灵便，深恐再次上当，急将身形向前一窜，虽然将十枚金钱让过，可是身形却窜到黑姑娘的船上去了。

黑姑娘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开罪了我的客人，我不可能放过你，你既然来到我的船上，我就叫你看看，岂能容留你这个狂妄自大的出家人！”玉拳微翻之下，已从背上抽下了坎离剑，一道长长的剑气，与水波辉映成一股光华耀眼的水花。

此际忽听到敌方船上，喊声大起。原来二侠何巧被四五个藏僧团团围住，所以喊杀之声不绝于耳。

何巧论武功，虽赶不上郝大侠，但小巧功夫，却是精纯之极，闪展腾挪，快速迅捷，所以他与敌人动手，并不硬打实接，走避回盘旋，遇到机会，便用旱烟管点向藏僧各人的穴道，却

使那此藏僧，手忙脚乱，难以应付。

那四五个藏僧，四五面青铜镜，闪闪作光，不离二侠妙手空空何巧左右。

何巧打得兴起，竟哈哈大笑起来。

此际猛听得一声大喝：“杀死你们这此躲秃驴，休想再回西藏去！”原来是三侠黑天王魏平，手执双斧，跃过船去，帮助他的二哥杀敌。

魏平莽力虽然有余，可是机灵不够，他这跳过船上之际，双斧急挥，嗖！嗖！两声，已向两个藏僧砍去。

左首藏僧用青铜镜一挡，岂知他功力太弱，立即被魏平劈了一条腿翻落湖里，另一个竟被齐腰两断。

魏平一招得手，又是一声猛喝，一招万鸟出巢，又向另两个藏僧砍去。

二侠何巧一见三弟出手连砍二人，不由他哈哈一笑，竟趁机一招鲤鱼跃龙门，旱烟管一蚀，便打在一个藏僧头上，顿时气绝而亡。

魏平的这两招得手，更是不停，双斧连连劈出。那知就在此时，两旁的小船上，又跳过来几个藏僧，铜镜齐施，又将两人困住。

这些藏僧可全是用的青铜镜，那些离奇的招式，实是防不胜防。周时跳过来的几个僧人，武功也比前几个强了许多。两人尽力抵搞，也仅仅打成平手。这时突然听到鼍子头陀连连怪叫，原来他和黑姑娘接上手之后，连走了数十招，也没有分出胜负来。

黑姑娘的武功内力，轻功身法，全是高超惊人，任凭鼍子头陀连连怪叫，招招猛攻，也休想赢得分毫，这船虽大，由于人员及多，船上空隙仍然很小，可是两人在船上剑来镜去，却

并未碰到别人，由此可见鼋子头陀的武功，并非凡响。

黑姑娘冷冷一笑，坎离剑划起了一道长虹，轻飘飘的向敌人腰际削去。

黑姑娘的武功，实在惊人，她这移身闪步之间，恍若电掣星飞，游龙戏水一般，不但快速，而且收放自如。

鼋子头陀起先见黑姑娘年纪这么轻，并未把她放在眼里，此际数十招一过，不由心头暗自惊惧起来。暗中留神，丝毫不敢疏忽，这样两个人又过了三十几招。仍然是半斤八两，平分秋色，不见高下。

鼋子头陀，已感处处吃力，心知再拖延下去，必遭惨败，猛的单掌一拂之间，已起了一股劲风，向黑姑娘扑面打去。

黑姑娘微微一怔，娇躯闪挪之间正要出招，那知那鼋子头陀，竟趁她在这一闪之间，已是一声长啸，声破长空，跟着随手又打过一掌。

黑姑娘猛见对方身手突然快了起来，心中大异，急切间娇躯儿向左一闪，她这身形大动，鼋子头陀趁机又是一声长啸，接着便是一招骇浪惊天，双掌齐向黑姑娘的北后拍去。

黑姑娘又是惊，身形旋即向后急退，她并不是惧怕鼋子头，实是鼋子头陀这种打法，已乱了章法。黑姑娘就在这身形第三闪之际，那鼋子头陀，第三声长啸之声，又已发出，叫声震空。

他这三声长啸一停，敌方的数十只渔舟的藏僧，突然发出一阵呐喊，都向洪泽总寨的十二只大船围了过来。

原来那鼋子头陀刚才的三声长啸同发动总攻击的讯号。他知道以自己方面的人，与敌人单打独斗，实难占了上风，便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，将洪泽湖总寨的船口，一举扑灭，才能获得胜利，这也正是他心狠手辣的举动。

此际总寨也有百八十名的一、二流高手，呼喊，分头